



丁石孙与中国数学

丁先生往事： 拨乱反正与承前启后

■ 姜伯驹

丁石孙先生是我大学一年级时高等代数的主讲老师。他的课清澈明快，很受欢迎。他又是当时数学系领导层里与学生接触最多的，没有架子，诚恳坦率，与学生们相处很融洽。许多同学参加了他的婚礼，这是非常罕见的事情。我毕业后不久，几何与代数两个教研室合并，就与他同在一个教研室了。我们一起参加过吴光磊先生主持的编写《解析几何》教材，一起参加过江泽涵先生主持的翻译《同调论》教材，业务上有不少接触。后来他在政治运动中不断遭受严重冲击，就不常见到他了。

丁先生对北大数学系的最大贡献，是出色地领导了文革后的重建。在拨乱反正的过程中丁先生得到大家的拥护，随后又成为众望所归的民选的系主任。他着重领导了对数学系文革前办学中风风雨雨的大讨论，辨明了是非，明确了方向。面对支离破碎的教师队伍，除了派遣一批教师出国进修，并从回炉读研的“红卫兵”中补充一批教师，还为已留校的“工农兵学员”安排补课和分流，帮助他们分别找到适合自己发展的位置。制度建设方面，在恢复职称评定、设定教学工作量标准、建立学术休假制度时都把尺度掌握得非常好。短短三四





年时间，当我赴美进修两年回校时，数学系已经走上正轨，形成了团结奋进的局面，大家都努力做好教学科研工作。那时国家刚走上改革开放道路不久，提出并实行真正切合本单位实际的主张、措施和制度需要有披荆斩棘的勇气和智慧，丁先生展现了卓越的领导力。我想这也是他后来走上北大校长以至全国性领导岗位的先声。

丁先生关于文革后已不年轻的教师的努力方向的思考，对我很有启发。他提倡学习国际上重要的新的东西来教给学生，因为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主要看年轻一代，培养人是我们最重要的使命。这当然不是轻科研重教学，而是一种心态，一种平衡，一种远见。不做科研既难学到精髓，也难领学生入门；教学科研都要考虑将来，不能浮躁，否则欲速不达。这种承前启后的精神一直激励着我，指引着我对工作中轻重缓急的选择。

（作者为北京大学教授、中国科学院院士、
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、数学科学学院原院长）



丁先生往事：
拨乱反正与承前启后
■
姜伯驹

